

蔡松坡鳳仙戀

王 培 堯

梁啓超抗出大紕漏

蔡松坡祇比在中外雜誌發表回憶錄的楊森將軍大兩歲，他誕生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十一月初九，也就是民前三十年，照中國人的算法，今年應該給他做九十歲冥誕。民國六十年的陰曆十一月初九恰在民族復興節——雲南首義護國紀念日的第二天：陽曆十二月二十六，星期日。因此，中外雜誌特地發表記述蔡松坡平生軼聞軼事的專文，有以紀念這一位開國元勳，護國軍神。

原名蔡艮寅，後來改名蔡鐸，字松坡，又曾用過「奮湖生」、「擊錐生」筆名的蔡將軍，湖南邵陽（寶慶）人，家住邵陽縣東郊的親睦鄉，那兒正是他降臨人世的地方。他七歲啓蒙，八歲訂婚，蔡夫人劉俠貞女士原籍武岡，在蔡松坡八歲那年就來到蔡家當童養媳，是蔡松坡的未婚妻，同時也是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玩伴。

小時候讀書非常聰明，而且對於書本的興趣廣泛，涉獵頗多。十五歲應試名列一等，邵陽在民國以前係寶慶府首縣，寶慶知府面試的時候，出了個上聯「子男五十里」，蔡松坡便脫口而出的對以「府尹二千石」。或謂平仄不叶，知府大人卻說：

「十幾歲的童生能够以漢書屬對，就已經很難爲他的了，這名生員將來一定有出息。」

光緒二十三年蔡松坡年方十六歲，譚嗣同、江標、徐研甫、黃遵憲、熊希齡等在長沙設立時務學堂，聘梁啓超主講席，與譚嗣同並稱瀏陽二傑的唐才常等任助教。時務學堂的學生一共有四十名，蔡松坡也自寶慶趕到

長沙去入學，他年紀最小，卻能名列前茅，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曾經列舉時務學堂的高材生，蔡松坡僅次於李炳寰和林圭（述唐），位列第三。梁啓超大概是十月間到時務任教，他每天上四小時的課，講授公羊和孟子，藉以發揮民權思想。除了上堂講課以外，又命學生作節記，然後由他批答，發還節記時，師生對坐熱烈討論。梁啓超就用這種教授法使時務學堂的四十名學生思想起了劇烈變化，貫輸他們得到新的信仰，一面深入研究，一面對外宣傳鼓吹。他所作的批答有時候竟會長達一萬餘字，等於是長篇大論，他自己也將之視作報館論文。和他同為教員的韓文舉、歐矩甲、葉湘南等，都是跟他聲應氣求的同志，大家學他的樣。批答文字論調相當的大膽，措詞也異常的激烈。這裏且舉兩個例，以概其餘。例如梁啓超的批答三段，一云：「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又云：「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三云：「屠邑屠城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趾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息矣！」

激越的言論，煽動的文字，使四十名青年的心胸之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燄，蔡松坡當然也未能例外。民國元年時，梁啓超即曾提到過他那班學生的命運：「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時任雲南都督的蔡松坡，就是這僅存五六人中的一個。

梁啓超給蔡松坡他們上了兩個多月的課，舊曆新年，學生放假回家，把所作的節記和老師的批答，拿給食古不化，一味守舊的父兄老師披閱，一傳十，十傳百，這一下可鬧出大紕漏來了。湘中舊派巨擘，如王先謙、葉德輝，以時務學堂學生的節記和老師批答爲鐵證，到湖廣總督張之洞跟前告了一狀，直指梁啓超等叛逆，並謂時務學堂爲革命造反的巢穴。幸虧湖南巡撫陳寶箴得着消息，午夜派人秘密知會梁啓超，囑他趕緊將過份激烈的節記和批答，加以抽換，否則將有大禍臨頭。於是梁啓超就：「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愈乃入

京師。」他算是够機警，及時脫身，可是，他已在三湘各地，播下了民族革命的種子。

唐才常的庚子之役

梁啟超一走了之，時務學堂形同解體。他到了北京城裏，天子腳下，和他的老師康有爲，搞起了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驚天動地的戊戌政變。六君子死難，光緒被囚瀛臺，慈禧三度垂簾聽政，康梁經由英日官方搭救，先後抵達日本。戊戌政變，康梁出走的消息傳到湘中，四十名時務學生頓時就起了騷動。其中有包括蔡松坡在內的十一位，更激起義不帝秦的憤慨。時務學堂在戊戌政變後正式宣告解散，他們便帶着身邊僅有的少數金



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在四川
。瀘敘苦戰時期蔡松坡將軍。

錢，由長沙到上海，到處打聽乃師梁啓超的下落。他們在上海人生地疏，一個人也不認得，一時又無法查到梁啓超在日本的地址。其中以蔡松坡所帶的錢最少，到上海後他只剩下一百二十枚制錢，還不到一錢銀子，在小旅館裏，束緊褲帶，渡過難關，歷盡千辛萬苦，靠同行的同學相助，他還到上海南洋公學，亦即國立交通大學的前身，去唸了一個多月的書。後來，好不容易打聽到了梁啓超在東京的住處，便忙不迭的寫信給他，十一個人一致堅決的表示，要到東京去追隨乃師。

梁啓超正在日本亡命，一文不名。但當他聽說十一名學生，瞞着家中偷跑到了上海，資斧將盡，進退失據。他也只好硬硬頭皮，把這十一名學生先叫到東京來，再想辦法解決食住和唸書的問題。於是，蔡松坡一行終告飄洋過海的到了日本。

十一名學生抵達，梁啓超便在東京小石川久堅町，租了三間房子，買了十二張矮桌，師生十二人，擠在一起睡榻榻米，清早起來，把鋪蓋一捲，人各一桌埋首課業。梁啓超仍舊用時務學堂的教授法，教蔡松坡他們讀書，作割記，由他負責批答，相互從事討論。此外，再讓他們作進入日本學校的準備，學日文日語，惡補算術常識，據梁啓超的說法：

「那時的生活，物質方面雖然很苦，但是我們精神方面異常快樂，覺得比在長沙時還好。」

像這樣的苦讀生活，前後持續了九個月。九閱月後，蔡松坡考取了日本大同高等學校，後來又轉入東亞商業學校，此一時期，他加入了唐才常所設立的保皇黨組織之一：自立會。

唐才常所設立的自立會，由康有爲、梁啓超公開出面支持，目的在聯絡長江一帶的游勇、清軍、哥老會、清洪兩幫人物，參加的主要份子大都是時務學生，往後又成爲東京牛込區東五軒町大同高等學校的同學，如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蔡鍊浩、蔡良寅（松坡）、李炳寰、唐才質、范源濂、田邦璇、李羣、陳爲瑣

等。還有一批廣東學生如馮自由、馮斯欒、鄭貫一等人。當時我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七八十名，參加自立會的即達二三十位，唐才常決心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回國舉事，跟他同去的便有林圭、蔡松坡、蔡鍾浩、田邦璇、李炳寰，又有湖北人傅慈祥、廣東人黎科、河北人蔡丞煜、福建人鄭葆丞等欣然加入。

死裏逃生改名蔡鐸

他們決定分爲兩批啓程，第一批四人由唐才常率領，第二批即由林圭領隊。首批會員出發之日，梁啟超、沈翔雲、戰翼丞等在東京紅葉館設宴祖餞。國父孫中山先生和陳少白、日本志士平山周、宮崎滔天也曾應邀參加，大家舉杯預祝勝利成功，情緒相當熱烈，林圭尤會即席低吟淺唱：

「倚劍登高望八荒，無邊秋色正茫茫，天刑剛猛固常在，知有精魂返帝鄉！」

歌聲淒越悲壯，慷慨高昂，一時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意味。

蔡松坡與林圭同行，行前，林圭曾經訪謁國父，面請教益，國父對於任何維新改革之舉毫無畛域之見，他替林圭寫一封介紹信，囑他到漢口後往訪國父的同鄉，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時任俄國商行買辦的興中會會員容閔。這封信可幫了唐才常、林圭的大忙。往後十九歲的林圭在漢口設軍事機關，慘淡經營，即曾得到容閔的大力協助。唐才常等在漢口另立正氣會，亦由容閔擔任會長，而以嚴幾道（復）副之。

自立會——自立軍的庚子漢口之役終告失敗，唐才常等一百餘人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捕殺。失敗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四點：

一、宗旨不明，在宣傳方面自相矛盾：例如正氣會的章程序文中，就有「非我種族其心必異」、「君臣之義如何能廢」之類無法自圓其說的論調。

二、海外捐款遲遲不來：康有爲擔任海外募捐，得款數逾百萬，光是電報費的消耗便達十餘萬元。可是唐才常、林圭卻在漢口苦候接濟，終以經費不足，一再展期，遲延失事。後來，秦力山、陳桃癡等逃抵日本，向梁啓超大開交涉，要求算賬，梁啓超代師受過，無詞以對，憤極而有「披髮入山」的宣言。

三、張之洞的首鼠兩端：唐才常利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經由日人聯絡張之洞，以北方無政府爲詞，宣稱將以自立軍擁張之洞宣佈兩湖獨立，張之洞遲疑不決，唐才常便揚言要把他先給殺了。然而舉事日期又因康有爲垂涎巨款，留中不滙而一延再延，慈禧已詔光緒逃到西安，迫使張之洞唯有效忠清廷，先發制人。

四、有恃無恐，未能保密：唐才常、林圭率同自立會主要份子六十餘人同住一屋。有一天唐才常當着外間僱來的理髮師和同志大談特談如何舉事，被這位理髮師向都司陳士恆告密，機關頓即破露，當天便有四人被捕。張之洞祇好乘此機會將自立會一網打盡。

縱使張之洞大興黨獄，在湖北殺人殆無虛日，但是蔡松坡仍能機警的逃出天羅地網，倖免於難。他從漢口急趨上海，附輪抵達橫濱，就由於這一次的死裏逃生，蔡松坡自己改了個名字，他不再叫蔡良寅了，他易名爲蔡鐸，鐸者，用現代語彙來解是即「剃刀邊緣」也。漢書蕭望之傳有云：「底厲鋒鐸」。

重抵日本後，繼續求學，把上海、漢口之行視同一場惡夢，不過一時之間蔡松坡仍還和保皇黨脫離不了關係，梁啓超在東京辦新民叢報，堅邀他這位得意門生拔筆助陣。蔡松坡情不可卻，乃以「奮湖生」、「擊錐生」的筆名，寫了不少時論。

良師斷脰，益友授首，唐才常和林圭等人的殉難，難免會使血氣方剛，壯志凌雲的蔡松坡大受刺激，哀慟欲絕。他當時的心情可以從他所改的名字，和所取的筆名裏看得出來。「奮湖生」，是在激勵兩湖志士抱鼓鏗鏘，搏空直上。「擊錐生」更有「博浪一擊，與汝偕亡」的意味。所以，在此時期，蔡松坡不願他年齒尚幼，

身體單薄，他毅然決然的投筆從戎，棄文習武，他先加入日本步兵聯隊，充候補生，實習期滿，陞入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成爲日本陸軍士官生。

乍回國身兼五要職

起先，他的學科成績冠於全校，術科則以體質較差，始終落後。但凡需要消耗體力的科目，蔡松坡一概視爲畏途。可是日本士官學校對於學員體能的要求偏又異常嚴格。此一矛盾使得蔡松坡備感艱辛，無法肆應，倘若沒有偉大抱負，強烈嚮往所支持，他幾幾乎就要知難而退了。他在士官學校初期，經常的向同學曾叔子垂涕訴苦。可是，有一天，他偶爾讀到湘南大同鄉，鄉邑衡陽王夫之船山先生所撰的一聯，慨然言道：

六經自我開生面；

七尺從天乞活埋！

蔡松坡聽的便得了靈感，就此感到精神抖擻，不然一振，他以這十四字聯所表現的一死相拼，從而想到瀚雪前恥，力爭上游。莫要再爲體質孱弱，術科太差而引起日籍同學的訕笑。自茲而後他便以拼命精神突破障礙，使他的術科表現冠於齊輩。果然使老師同學對他刮目相看，於是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蔡松坡二十三歲，他給時任湖南巡撫的漢軍正藍旗人趙爾巽，上了一封洋洋五萬餘言的意見書，請趙爾巽推行新政，以爲天下倡。趙爾巽是晚清封疆大吏之中出了名的死硬派，他在民國以後還曾寫過：「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喫清朝飯」，似通非通，難登大雅之堂的五絕詩。可是他收到蔡松坡的五萬餘言書後，卻由於蔡松坡在三湘少年子弟之中雄姿英發，名氣響亮。轉覺獲此信後與有榮焉。於是不惜遍示羣僚，甚至公開發表，趙爾巽原想借步登高，殊不知他反使蔡松坡歪打正着，坐獲聲名扶

搖直上，無分朝野，人人知曉的大好良機了。

由於趙爾巽的竭力揄揚，全國各地的督撫大臣，莫不把蔡鐔這個名字，牢牢記在心裏，認為他是當代不可多得的曠世奇才。誰能羅致到他，立可坐享知人善用的佳譽。因此，光緒二十一年（一九〇五）蔡松坡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學成歸國。雖然當時趙已自湖南巡撫調升戶部尚書，再外放盛京將軍。湖南巡撫換了旗人端方，可是端方卻能抓住了蔡松坡牢牢不放，他請年方二十四歲的蔡松坡出任湖南新軍教練處幫辦，兼任武備學堂、弁目學堂教官。但是趙爾巽正在盛京將軍任上，他聽說他極力揄揚，因而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蔡松坡已被端方所延攬，心裏不由不感到若有憾焉。於是他也奏准清廷，指派蔡松坡赴東三省編練新軍。趙爾巽跟端方對蔡松坡下手放槍，引起了爭奪戰，乃使蔡松坡的身價在各省督撫心目之中扶搖直上，一時無兩。連遠在廣西的巡撫大人李經羲也爲之怦然心動，他延攬蔡松坡到廣西去出任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再兼隨營學堂總理官，意思是把廣西新軍全部納入蔡松坡的掌握，由他全盤做主。這對二十四歲的青年將校蔡松坡來說，當然是一份無法抗拒的誘惑。因此他婉拒趙爾巽的邀聘，辭卸端午橋（方）的借重，毅然決然的深入八桂，和李經羲共事。蔡松坡先派他在湖南所收錄的門生雷飈（護國之役時任四川將軍陳宦所部旅長）、譚道源、彭新民、羅質等十餘人到桂林。自己帶着岳森、梅尉南兩名學生回寶慶省母，海外負笈，學成歸來，又得了那麼好的差使，蔡家的得意與風光，當然可以想像。劉俠貞在蔡家熬了十六年，這下總算熬出了頭，窮人家的童養媳，一步登天成了官太太。蔡松坡在家中盤桓了些時，七月二十二日，抵達桂林就職。李經羲字仲軒，他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相國、淮軍統帥李鴻章的侄輩。對蔡松坡言聽計從，寵信有加，到差不多，爽性把新練常備軍總教練官，跟巡撫部官總參謀官，也讓他一併兼了。蔡松坡二十四歲身兼五要職，自此成爲廣西新軍第一號人物。

在廣西，蔡松坡一手創辦了陸軍小學，和測繪學堂。從光緒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這兩個學堂招過四期學

生，造就的新軍人才，人數在一千以上。其中不乏往後風雲際會，成大功享大名的人物，如廣西三傑，任過代總統，失陷大陸，臨終失節投共的李宗仁、病逝臺北的小諸葛白崇禧，和當過內政部長、浙江主席，後亦向紅朝靠攏的黃紹竑，還有李品仙、黃旭初等廣西名將，都是蔡松坡的及門弟子。連湖南帶廣西兩省，有了這許多門人，蔡松坡在我國軍界，就已經打下了很堅實的基礎。聲望，更是有扶搖直上之勢。其間，他迭曾兼任廣西步隊標統（團長）、兵備處、教練處和講武堂的總辦。

在昆明娶了如夫人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李經羲升官了，清廷授他雲貴總督，方到任，他便奏調蔡松坡入滇，水漲船高，陞任雲南陸軍步隊第三十七協統領（長旅）。跟雲南軍界領袖，如李根源、羅佩金、殷承瓚、韓振鐸、謝汝翼、李鴻祥、唐繼堯等深相契合，水乳交融。宣統三年辛亥起義，陽曆十月十日武昌發難，二十天後，十月三十日，蔡松坡便和滇軍將校起而響應，一舉光復昆明。當舉事之初，李經羲在總督衙門聞報北較場起火，是雲南講武堂監督、總辦，督練處參議官李根源爲首，他當下就說：

「李根源我待他不薄，想來不至於造反。何況他方才見了我下去。」

移時，又有人來報：

「蔡錫和羅佩金已經率部進了城，跟李根源他們相會合了。」

李經羲更是難以置信，他坦然的說：

「蔡錫是我的心腹之人，他怎麼會跟我搗亂，造起反來了呢！」

當時，夜已深沉，李經羲一連幾次命人請總參謀靳雲鵬，屢請不至，再派人去一查問，回報他道：

「靳總參議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這時候，他方知大事不好，苗頭不對了，仰臉歛在椅背上，一聲長歎的道：

「唉！再研究，再研究。不過即使是李根源、蔡錫、羅佩金造反，他們也決不至於害我。」

這句話，倒是被他說對了，由於蔡松坡他們重感情，講道義，事先即已計議，決不跟李經羲爲難。當夜三時，李經羲開後門逃走，躲到一名巡捕蕭某的家裏，他的大兒子李國筠，被革命軍從床底下搜獲，解往軍政府。李經羲聞訊，便派人送一封信到雲南諮議局，轉交新任雲南都督蔡松坡，和軍政部總長李根源，他在信中列左列三事相要求：

一、可殺不可辱。

二、保護其眷口回籍。

三、倘有所需，亦願爲之盡力辦事。

第二天，蔡松坡、李根源，和省議會議長張惟聰、副議長段宇清，便一同到那名蕭巡捕的家裏，去見李經羲。蔡與二李，三人相互下跪，抱頭大哭。然後蔡松坡請李經羲住進諮議局，一行多人步行過市，當時是由蔡松坡挽着李經羲的左手，李根源挽其右，張惟聰等隨行在後，李經羲滿面淚痕，被蔡李二人挽進了諮議局裏，乍光復的昆明軍民，爭先恐後，來看這個罕於一見的場面。

李經羲一家，在雲南諮議局裏住了幾天，他說他要離開雲南，到上海去養病。蔡松坡對這位一手提拔他的老上司，始終禮遇不衰。李經羲存在同慶豐的四萬餘兩銀子，由軍政府代爲提出，發還給他作爲養老費。此外，另由軍政府贈給五千銀洋，他一家的車票旅費也由軍政府代爲支付。李經羲途經河口，臨出雲南的大門，還從副督辦許九畹那兒，擅自支領三千元。最妙的是他的一名愛妾，到了上海以後，託人向蔡松坡說項，請他幫

忙找她一隻混亂之中丟失了的珍珠手鐲，她說這隻手鐲，是李經羲娶她的時候，送給她的定情之物，當年買價高達銀洋六萬元之巨。

雲南都督府成立，蔡松坡被推舉爲都督，革命黨人的作風，到底跟滿清的貪官污吏大不相同。蔡松坡上臺頭一件事，就是自動減薪，厲行節約，他規定都督月薪六十元，全都督府的官兵薪餉，總數也不過三千三百餘元而已。雲南全省光復，蔡松坡一面安定內部，一面派兵援川，支持四川起義，再應貴州人士之請，派部隊入黔，平定公口之亂。他自己呢，僅祇因爲元配劉俠貞不育，在昆明娶了一位姨太太，潘氏。

到北平後一舉得男

擔任雲南都督，到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他被袁世凱調到北京，雲南都督則以貴州都督唐繼堯繼任，當時，蔡松坡將他的太夫人和劉氏夫人都留在昆明，只帶他的姨太太潘氏同行北上，另外還有三名學生，親信幹部雷飴、修承浩和何鵬翔隨往。雲南各界曾予盛大歡送，依依惜別，他道出安南河內，法國駐越總督康德，大開盛譙，殷切款待。抵達上海，袁世凱特派代表范熙績，在上海迎候。范熙績是蔡松坡在日本士官學校時期的老同學，時在北京參謀本部任職。

二年十月四日，蔡松坡一行，在范熙績的陪同之下抵達北京，不僅袁世凱予他熱烈的歡迎，蔡松坡在北京城裏，舊侶也多。老上司李經羲在當政治會議議長，那是袁世凱用以代替國會的御用民意最高機關，老師梁啟超早就回國了，從九月十一日起，出任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熊希齡是湖南鳳凰人，時務學堂的創辦人之一，也是蔡松坡的老師，此外，蔡松坡還有一位極要好的朋友，袁世凱的智囊，時任參政院參政的楊度。楊度在留學日本時期，曾被推任留日中國學生總會正會長，他住在東京飯田町，他那廝所被人稱爲「湖南會館」，每

逢週末，在東京的湖南留學生都愛到他那裏去喫飯聊天，聚會聚會，頗有「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架勢。楊度定了個規矩，但凡上他家的同鄉好友，可談鄉誼，不妨聊風月，但是絕對不談政治信仰，主義思想。蔡松坡在東京苦讀時期，一直是楊度的座上常客，楊度一心願爲帝王師，革命民主，與他是「道不同不相與謀」，他曉得要成大事業，非筆桿與槍桿結合不可。所以他曾竭力拉攏黃興，黃興卻誠懇懇的要他參加國民黨。楊度就唯有和他虛與委蛇，北洋三傑有所謂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跟楊度彼此都有些距離，如今蔡松坡到了北京，在他正是求之不得。楊度亟於拉蔡松坡當幫手，便在袁世凱的跟前盡力推轂，勸促袁世凱重用這位青年英雄。袁世凱因爲楊度曾經自告奮勇，要替他拉攏黃興，結果是黃興反過來請袁世凱也成爲國民黨的一份子，鬧得這一代梟雄袁世凱啼笑皆非，十分尷尬，所以這一次當楊度請他重用蔡松坡，他便舊事重提的問一句：

「哲子，你又替你們湖南人說話了，這蔡松坡他能爲我們所用嗎？」

當時，楊度的答覆是十二萬分肯定的，他以李經羲爲例，說了許多感之以恩德，待之以腹心，則松坡必爲吾主所用的話，說得老袁漸漸的動了心。再加上袁世凱的心腹楊度的內線夏壽田，也是湖南湘潭人，又復爲光緒二十四年一甲第二名進士，亦即俗謂的榜眼，他曾被端方延攬入幕，跟蔡松坡稱得上同事，他時任大總統府的文官次長，也在一個勁兒的打邊鼓。因此，袁世凱便開始以「自己人」對待蔡松坡了。

一開始，袁世凱便發表蔡松坡爲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乍看起來，這彷彿是個挺清高的閑差事，但是，由編譯處總裁係由老袁麾下，北洋第一員大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所兼，蔡松坡的這個副總裁，就顯得意義很不平凡了。當北京參政院成立，蔡松坡又兼任參政。三年六月，在北京的蔡松坡雙喜臨門，其一，袁世凱任他爲始末將軍，其二，他的姨太太潘氏，一舉得男。蔡松坡時年三十二歲，他的長子在端午節那天出生，陽曆的生曰

是六月二十七，星期六，所以蔡松坡替他取名蔡崑，便以端生爲號，以示紀念。

民國三年，是袁世凱和蔡松坡的蜜月時期，袁世凱對蔡松坡多方籠絡羈縻，蔡松坡也對袁世凱表示誠敬禮重，使袁世凱對他信之不疑，爲了表示他將在北京定居，三年十月，特地將他的母親和元配夫人劉氏，雙雙的迎到了北京，一家三代五口，住在棉花胡同。

太子袁克定的故事

到了民國四年，袁世凱即將帝制自爲的風聲便越來越盛了，梁啓超當了五個多月的司法總長，三年二月二十日早就下了臺，袁世凱先改任他爲幣制局總裁，後來爽性使他備位閑曹，捫諸門外。四年一月某日，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突如其來的請梁啓超在湯山吃春酒，陪客祇有楊度一位。梁啓超難免有點納悶，摸不清袁克定這一「寵召」的路數，袁克定看出了他的神情，便故作酒脫，讓梁啓超輕鬆自在些的說：

「今天我們祇是吃便飯，隨意談談，所以沒有一個外客在座。」

談天說地，杯觥交錯，酒過三巡，便漸漸的點入正題，袁克定單刀直入的問：

「近來很有些人在說，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不知任公先生高見以爲如何？」

梁啓超聽了便是一驚，祇是敘事體大，他一家都在北京，當然不便將驚愕之情，流露出來，可是又不能說出附和更改國體的話，他原患口吃，便期期艾艾，半晌以後方始答道：

「我平生所研究的祇是政體問題，對於國體，實在是乏善可陳。」

好不容易挨到盛宴收場，梁啓超忙不迭的說了聲：「少陪」，匆匆與辭離去。

他一回家，立刻便將家眷送往天津安頓，然後自己以父壽爲名，飄然南下。

袁世凱洪憲稱帝，幕後的兩大主角，一位是「願爲帝王師」，以未來君主立憲首輔自居的楊度，一位便是大太子袁克定。

然而這兩大主角在做法上卻不盡相同，袁克定希望辦這件大事，應該網羅各方，多找些名流耆望來捧場，所以他有此請梁啓超吃春酒，洩露了口風的一幕。楊度呢，他一輩子的壯志雄心，就在擁袁世凱登基，由他來擔任新朝宰相，所以他祇能找幫手，而不願拉攏足以和他分庭抗禮的人物，對梁啓超如此，對徐世昌、段祺瑞之流也不例外。袁克定向梁啓超送秋波，透露了口風，事後正是不勝其追悔，楊度卻又怕他過於掃興，打消了勸進擁立的念頭，祇好安慰他說：

「你放心，任公這書獃子，他是斷乎不會反對帝制的，他本來就是保皇黨的頭，想當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回國的時候，得草擬一份憲法草案繳卷，那個草案，就出自我和他的手筆。君主立憲，可以說是我和任公一致的政治主張。」

於是這一臺戲，方又繼續的唱下去，祇不過，袁克定凡事更聽楊度的主意了。

袁克定，字芸臺，是袁世凱的長子，袁世凱有子十七，唯獨袁克定是他的正室于氏夫人所生，係嫡出，也唯獨他的長相和神情，跟袁世凱一模一樣，所不同的，袁世凱口齒清晰，言詞便給，袁克定則和梁啓超同患口吃、結巴。他自小聰明懂事，極獲乃父鍾愛，二十二歲就當農工商部右丞，算是部中小堂官，地位僅次於侍郎，而在現代的各部司長之上，清廷慶親王奕劻，和農工商部尚書溥頤，都對他十分器重激賞，袁世凱也認定了他是個跨灶兒，足以承繼自己的衣鉢。然而，就因爲他一力慫恿袁世凱稱帝，而北洋舊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反應冷淡，有意杯葛，使袁世凱、袁克定提高了警覺，先成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架床疊屋，用意即在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所掌握的兵權，攆奪過來，納入老袁自己的掌握，緊接着，又在民國三年十月成立模範團

，由袁世凱自兼團長，派好好先生，與人無爭的北洋之龍王士珍，和老袁的親信將領陳光遠、張敬堯，再加上實際主持者袁克定爲籌備員，把老袁雄踞南北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關在門外，打算先編練兩個模範師，再不斷擴充，將段馮所指揮的老北洋軍取而代之，就這麼一來，不但造成北洋系的大分裂，使袁世凱兩父子愈趨孤立，尙且還讓袁克定一舣斗從青雲裏栽下來，成了殘廢。

帝師楊度竭力拉絳

原來，袁克定一心一意想做他父親當年小站練兵，搞一套鞏固政權的大本錢，但他對於軍事，卻是完全外行，他自知職責重大，關係綦鉅，決定從速進行惡補，便聽從了他姻伯，袁世凱的侍從武官蔭昌的建議，到德國去考察軍事。蔭昌是中國第一個赴德學軍事的留學生，和未即位前的德皇威廉二世是同學，又曾任過清廷的出使德國大臣，和威廉二世私交彌篤。他把袁克定介紹給威廉二世，到柏林後立即謁見，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皇威廉二世正欲席捲全歐，亟欲和中國重修舊好，因此對待袁大總統長子袁克定，特別優禮，殊不知這一來反倒害苦他了。

因爲，有一天，德國太子陪同袁克定在柏林郊外，演習騎術，並轡齊驅，袁克定的騎術終嫌技遜一着，不太高明，遂使他的座騎受了驚，拔步狂奔，絕塵而去。加上袁克定心裏一慌，控不住韁，竟然連人帶馬，摔倒地上。袁克定被壓在馬肚皮下，右腿折斷，左腳重傷，腦部也受到震盪。

假如不是德國醫師悉心救治，妙手回春，那一次意外，袁克定十中有九，性命不保。但是他從德國傷癒回國，臨到他父親的跟前，袁世凱這才發現駭然，袁克定的兩足已跛，而且神情憔悴，偶或還會意識模糊，神志不清，和先前實已判若二人。袁世凱見他的愛兒變成這副模樣，一陣心酸，當時便落了兩行熱淚，兩父子不

由不相對飲泣起來。

袁克定即使成了殘廢，他的繼位野心卻絲毫無改，楊度和他的勾結，也就越來越緊。民國四年三月，由楊度親自執筆，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由夏壽田，轉呈袁世凱，這等於是一篇勸進的大文章，袁世凱看後，不禁歡喜無限的說：

「哲子真是曠代逸才！」

他把這篇：「君憲救國論」，交給他的「乾殿下」，彰武上將軍段芝貴，叫他拿去秘密付印。段芝貴從而獲知了袁世凱的心事，所以，往後他是北洋武將之中，勸進最力之一人。

四年八月，袁世凱的機關報：「亞細亞報」上，刊出了美國古德諾博士所作的：「民主不適於中國論」一文，明眼人一望便知，這是袁世凱陰謀竊國，帝制自為的第一砲。果然，八月二十三日，以籌備袁世凱登基為唯一目的底籌安會，就在北京城裏，堂而皇之的正式成立。由楊度任理事長，孫毓筠副之，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這楊孫嚴劉李胡，正是後來被明令通緝的所謂「洪憲六君子」。

這「洪憲六君子」之中，按照楊度的預定計劃，人事部署，應該是有蔡松坡一席的。不過，籌安會成立之前，楊度一連多日，天天跑棉花胡同，力促蔡松坡也列名為發起人之一，蔡松坡是雲南首義的開國元勳，他怎肯前後矛盾，自墮令譽，替袁世凱抬這頂轎子，幫袁克定揩這個黑鍋，挨盡千秋萬世的罵名？因此，他總是用拖兵之計，推脫的說：

「哲子，我看這件大事如今時機尚未成熟，你們何妨多等一等呢？」

老袁許以陸軍總長

楊度幾次三番不得要領，他祇好放棄說服蔡松坡的努力，另外改換一種方式，極力羈縻這位他心目中未來的大幫手。一方面，拉攏蔡松坡和袁克定的關係，以加緊研究軍事學爲詞，慫恿袁世凱，說服袁克定，讓袁世凱命袁克定拜蔡松坡爲師，排日替他講解軍事學科，以至如何將將之道。另一方面則通過夏壽田，竭力的陳說段祺瑞桀驁不馴，他爲了抗議袁世凱帝制自爲，乾脆躲在家裏，把大門一關，告病不出，連班都不上了。夏壽田在老袁跟前吹噓的雄才大略，英年有爲，他又是如何如何的肯替老袁效力。聽得袁世凱起了不盡的感慨，他已經有了允意，便回答夏壽田說：

「北洋將才都變成老廢物了，咱們這個團體，可真是太不爭氣。假使南方不反對我，像松坡這樣的人才，我倒是不嘗不可以重用。」

夏壽田抓住了袁世凱的這一句話，正好強調重用蔡松坡，便是爲了安撫南方，使南人也擁戴袁世凱爲帝。因爲蔡松坡不但是南方的物望所歸，而且，他在湘桂滇黔川各省，擁有不少掌握兵力的舊部和學生，倘若袁世凱果能重用蔡松坡，就等於把頗有「問題」的這幾個省份，一把拉了過來。

這話是老袁非常聽得進的，所以，他當下就興高采烈的說：

「你這話也不無道理，倘使松坡願爲我所用，午詒，你就當他的次長吧。」

夏壽田一聽，真是大喜過望，因爲，袁世凱已經很明顯的露了口風，祇要蔡松坡肯歸順，他將以他取代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

如此這般，楊度和夏壽田，乃至於袁世凱，就都不約而同的深切相信，以太子太師和兵部尚書，陸海軍統帥鼻予三十四歲的蔡松坡，那還怕他不俯首稱臣，力圖報效這皇恩浩蕩嗎？

在蔡松坡那一方面，當籌安會打起鑼鼓點子，唱起了開鑼戲，他的頭一個反應，便是竊的一驚，向他的幾

個學生愕然的說：

「喝！他們認真搞起來了！」

當天，他便悄悄兒的去了一趟天津，叩問乃師梁啓超的意見。梁啓超卻反問他一句：

「你自己的意見又如何呢？」

蔡松坡奮袂而起，斬釘截鐵的答道：

「我唯有爭人格之一念！」

梁啓超很高興，他也開誠佈公的告訴蔡松坡說：

「你這話說得很對。我本不願與老袁爲敵，可是他卻逼着我非反他不可，所以，你的意見正是我的意見。

松坡，記得你會說過：革命要拿槍桿子，我是個拿筆桿子的，這幾天我正在寫一篇文章，不久你自然會看到。

如今就憑你一桿槍，我一支筆，跟老袁幹一下！」

然後，他授蔡松坡一條錦囊妙計，君子俟時而動，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勸蔡松坡不如暫時向袁世凱表示一面倒，贊成帝制，同流合污，先打進他們的圈子裏去，再想辦法送走家眷，順利脫身。

此所以，蔡松坡在八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五日，雲南會館將校聯歡會發起軍人請願，請袁世凱改行帝制，速正大位，蔡松坡在衆目睽睽之下，不假思索的拔筆簽了頭名。

袁世凱、楊度、袁克定一致認定，高官厚爵，已使蔡松坡英雄入彀中了。從此以後，在楊度的邀約之下，

蔡松坡開始參加洪憲稱帝，袁世凱登基的籌備工作，每天晚上，都跟楊度他們，到八大胡同妓院裏去籌商大計，舉行會議。

八大胡同風光如何

北平的八大胡同，風光旖旎，天下聞名。在提到蔡松坡和小鳳仙的邂逅、定情，乃至永訣之前，筆者先在此錄下使八大胡同真情實況，躍然紙上的四首七律，以便讀者有所認識及玩味：

其一

陝西巷裏寬溫柔，店過穿心回石頭，紗帽至今猶姓李，胭脂終古不知愁。

皮條營有東西別，百順名會

大小留，逛罷斜街王廣福，韓家潭畔聽歌喉。

——上錄的這一首七律，已將八大胡同的街名都包括在內了。所謂八大胡同者，是即為陝西巷、石頭胡同、小李紗帽胡同、胭脂胡同、東西皮條營、百順胡同、王廣福斜街和韓家潭。

其二

北地南都大不同，姑娘亦自別青紅，高呼見客到前面，隨便挑人坐敞廳。

騰出房間打簾子，扣完衣服

點燈籠，臨行齊說明天見，轉過西來又往東。

——上詩前兩句是說北平八大胡同妓院分南北兩幫，南幫指江南佳麗，講究風頭交際，吹彈歌唱，比較的會敲竹槓。北幫當然係指北里孀娃，講實惠守本份，凡事有一定的價。

後六句則為自入院到出院的過程。八大胡同妓院都是三四五六進的深宅大院，尋芳客先在前面敞廳裏坐地，由龜奴高喊一聲：「到前面！」然後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從各進各屋裏走出來，到尋芳客跟前驚鴻一瞥，亮一亮相，任由來客挑選。

其三

沈迷酒醉與花天，大鼓書終又管絃，要好客人先補缺，同來朋友慣鑲邊。
八塊錢，若作財神燒蠟燭，交情從此倍纏綿。

其四

逢場擺酒現開銷，浪擲金錢媚阿嬌，慾壑難堪跳槽口，情天易補割靴腰。
借補敲，夥計持來紅紙片，是誰催出過班條。

北平八大胡同妓院分爲三等，清吟小班、小班、茶室。清吟小班花費太大，因此全北平一共也祇兩家，民國十年以後就祇剩下小班和茶室兩級了。

小鳳仙在八大胡同裏屬於南幫，不過她並非江南佳麗，而是三湘多情女。民國四年前後，整個八大胡同就只有她這麼一位湖南姑娘，她搭的是雲吉班。人長得不能算漂亮，平平而已，但卻粗通文字，能够寫個便條、小柬什麼的。在結識蔡松坡以前，她在雲吉班的姑娘之中，非「紅」而爲「青」。不過因爲「物」以稀爲貴，也有些湖南同鄉捧捧她的場。

北京舊官場，在八大胡同裏聚會、取樂、交際應酬，甚或是談公事，開小型會議，那算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稍微有點頭臉的要人紅人，多半有那麼一兩個相好的姑娘，不一定非到她所屬的班子裏去，隨時可以用「叫條子」的方式把她招來陪酒佐觴，尋歡作樂。這種風氣還是民國以後才有的，因爲清朝把官吏宿娼懸爲厲禁，違者立將爲之丟官，所以清代「像姑」——相公應運而生，這些男妓的營業場所稱之爲「像姑堂子」，伶王梅蘭芳，和名伶王蕙芳、朱幼芬都是個中翹楚，他們三位全在韓家潭雲和堂賺過皮肉錢。

美人薄命俠女風塵

楊度是「帝王師」，是「曠代逸才」，同時也是落拓不羈，寄情聲色的大名士，自從籌安會起，八大胡同是他每晚必去之地。蔡松坡既然經乃師梁啟超授計，決心假降，近墨者黑，當然就祇好每晚陪着楊度「逛胡同」，「打茶圍」，由於他對花錢的老爺這調調很外行，破題兒第一遭「挑人」，幾幾乎就要把他難倒。楊度等人和妓院龜奴極力掇促，從旁介紹，當他聽說那晚所到的雲吉班居然有北京城裏獨一無二的湖南「姑娘」小鳳仙，他彷彿解決了難題般的說：

「就叫小鳳仙吧。」

一句話，就此讓小鳳仙一砲而紅，既償了五百年前風流孽債，又復成為北京城裏古往今來，僅次於賽金花的一代名妓。



蔡松坡鳳仙戀

在北平和平和袁世凱虛與委蛇的時期
蔡松坡將軍戎裝照

小鳳仙當然不會想到往後她會馳名大噪，成了舉國皆知，傳誦多年的風流人物，但在當時，她已經深深感到受寵若驚，一筋斗跌進了青雲裏。她往後坦爽的告訴人家說：自從她墜入風塵，浪跡平康，她從未想到幸運之神果會降臨到她頭上。想當年，袁世凱為了穿龍袍，坐御椅，改元洪憲，即皇帝位，驟然之間吸引了多少新貴，就由於袁世凱破釜沉舟，決心稱帝，連花事闌珊，門巷冷落的八大胡同，也為之顯要畢集，車水馬龍的大大熱鬧起來，形成空前未有的盛況。楊度是籌安會的主持人，帝制的催生者，未來的新朝

宰相，氣餒薰天，炙手可熱。蔡松坡更是楊度一心羈縻，必欲籠絡的英雄豪傑，這叫生意清淡，門可羅雀的小鳳仙，怎能不生感恩涕零，以身相許的萬丈柔情？那時節，小鳳仙對蔡松坡真是一往情深，不克自己，她一心一意跟定了蔡松坡。

蔡松坡固然是不得已耳的在逢場作戲，但是普天之下的男子，總難峻拒異性的委身以事。蔡松坡當年只有三十四歲，縱使他是護國軍神，當代豪傑。但是在八大胡同的聲色場所中，他的定性與耐力，距離超凡入聖的境界尚遠。再加上楊度等人的多方撮合，力促其成，蔡松坡終究不是患得患失，方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他和小鳳仙終於難免肉袒相見，曲盡綢繆，童養媳，姨太太之外，蔡松坡算是走過了一遭桃花運。定情之夕，蔡松坡應小鳳仙之請，伏案揮毫，給她題了如左一聯：

不信美人終薄命；

古來俠女出風塵。

當時，小鳳仙還好整以暇的請蔡松坡補寫了上下款。

蔡東藩的一段記秘

蔡松坡和小鳳仙的一段情，從蔡松坡殞院，直到脫走，記得繪聲繪影，活脫紙上的，唯有蔡東藩氏在民十四前後，所寫的一大段，內容雖然偶有失實欠考之處，但是描繪當年情景，雖不中亦不遠矣，現在且將它摘記如次，俾中外讀者作個參考，同時，這也是洪憲前後北京官場現形記的另一面，頗有奇文共賞的價值：

蔡錫係湖南寶慶縣人，原名良寅，字松坡，髫年喪父，侍母苦讀，十四入邑庠，旋至省城時務學校肄業。這時務學校，便是新會人梁啟超所創辦，梁見他聰慧能文，很加器重，他復喜讀兵書，有志軍學，嘗自謂當學

萬人敵，不應於毛錐中討生活。以此梁愈稱賞，目爲高弟。至戊戌變政，時務學校輟業，錫復借資往滬，就業南洋公學，畢業後，回至湖南，適唐才常遙應孫文，舉義漢口，他頗與唐同志，竟去入黨。不幸事機洩洩，唐被逮戮，沒奈何遁跡海外，徑往東瀛。巧值梁在日本，主撰新民叢報，聞高弟到來，殷勤接待，並爲籌集學費，令入日本陸軍學校。校中多中國人，半係膏粱子弟，見他衣服陋劣，均嗤爲窶人子，他亦不屑與較，惟意求學。嗣是益通戰術，到了卒業以後，復航海西歸，聞前時唐氏案中，未被株連，遂放着膽趨至廣西，投效戎行，得爲下級軍官，歷著成績。時李經羲正巡撫廣西，調入撫署，一見傾心，卽任爲軍事參謀，兼練軍學堂總辦。一切籌畫，無不建功。嗣隨李調任雲南，就新軍協統的職位。雲南起義，因大眾公推，進爲都督，送李出省，臨別依依。此次楊度詰問，尙是未釋疑團，經他從容辯駁，反覺他理直氣壯，無瑕可指。惟楊度尙是未服，慢慢的檢出一張紙兒，遞給蔡錫道：「你既贊成帝制，應該向上頭請願，何不簽個大名？」蔡錫接過一看，乃是一張請願書，便道：「我在總統面前，已是請願過了，你要我簽個名兒，有何不可？」遂趨至文案旁，提起湖南毛筆；信手一揮，寫了蔡錫兩字，又簽好了押，還交楊度，大家見他這般直爽，爭推他是識時俊傑，誇獎一番。蔡錫復道：「錫是一介武夫，素性粗魯，做到那裏，便是那裏，不似諸君子思深慮遠，一方面歌功頌德，一方面憂謗畏讒，反被人家笑作女兒腔，有些兒扭扭捏捏呢。」楊度道：「你何苦學那劉四，無故罵人，你既喜這女兒腔，爲何也管戀着小鳳仙呢。」大眾聞了小鳳仙三字，多有些驚異起來，正欲轉問楊度，但聽蔡錫回應道：「小鳳仙麼？我也不必諱言，現在京中的八大衛衙，車馬喧闐，晝夜不絕，無論名公鉅卿，統借他爲消遣地，就是今日在座諸公，恐也沒一個不去過的。但我去賞識小鳳仙，也是比衆不同，小鳳仙的脾氣，人家說他不合時宜，其實他也是獸頭獸腦，不慎作兒女腔，與人不合，與我恰性情相投，所以我獨愛他呢。」楊度笑着道：「這叫作情人眼裏出西施哩。」大眾道：「看不出這位松坡兄，也去管領花叢，領略那溫柔滋味

。」「蔡鏐也微笑道：「人情畢竟相同，譬如諸公贊成帝制，我也自然從衆。古聖有言：『好德如好色』，難道諸公好去獵艷，獨不許我蔡鏐結識一妓麼？」大眾復道：「准你，准你，但你既賞識名姝，應該作一東道主，公請一盃喜酒。」語未畢，楊度又接口道：「應設兩席，一是喜酒，一是罰酒。」蔡鏐道：「如何要罰？」楊度道：「行動祕密，有礙大公，該罰不該罰？」蔡鏐道：「祕密二字，太言重了，難道我去挾妓，定要向尊處請訓。況你已經得知，如何算得祕密？不如緩一兩天，公請一席罷。」大眾拍手贊成，是時酒興已闌，杯盤狼藉，便陸續離席，次第散歸。

烟花隊中有此解人

小鳳仙是浙江錢塘縣人，流寓京師，墮入妓籍，隸屬陝西巷雲吉班，相貌不過中姿，性情恰是孤傲，所過入一簪的本領，是粗通翰墨，喜綴歌詞，尤生成一雙慧眼，能辨別狎客才華，都中人士，或稱他爲俠妓，蔡鏐軟禁京都，正具醇酒婦人計策，破掉那袁政府的疑心，既聞小鳳仙俠名，遂易服爲商賈裝，至雲吉班探訪。小鳳仙出來相見，便識他爲非常人，略略應酬，即詢及職業。蔡鏐詭言業商，小鳳仙嫣然道：「休得相欺，奴自墜入火坑，接客有年，未嘗有丰采似君，令人欽仰，今日可謂僅見斯人了。」蔡鏐道：「都門繁盛，游客衆多，王公大臣，不知凡幾，公子王孫，不知凡幾，名士才子，不知凡幾，我實不及他，美不及他，才不及他，怎得謂僅見斯人？」鳳仙搖首道：「如君所言，均非奴意。試思舉國委靡，國將不國，貴乎何有？美乎何有？才乎何有？奴獨重君，因君面目中有英雄氣，不似那尋常人士，醉生夢死呢。」蔡鏐聞言，暗暗稱奇，但恐爲袁氏指使，未便實告，只好支吾對付。小鳳仙竟嘆息道：「細觀君態，外似權娛，內懷鬱結，奴雖女流，倘蒙不棄，或得爲君解憂，休視奴爲青樓賤物呢。」蔡鏐非常激賞，但初次相見，究未敢表示真相，經小鳳仙安排小

酌，倍飲數觥，乃起座周行，但見粧臺古雅，綺閣清華，湘簾綵几，天然美好，同覩紅顏，雖未甚妖媚動人，恰另具一種慧秀態度，會被小鳳仙瞧着，迎眸一笑，蔡鐸頗難以爲情，掉轉頭來，旁顧箱篋上面，皮閣卷軸，堆積如山，信手展開，多是文士贈聯，乃指小鳳仙道：「聯對如許，何聯足當卿意？」小鳳仙道：「奴略諳文字，未通三昧。但覺贈聯中多是泛詞，不甚切合，君係當世英雄，不知肯賞我一聯否？」蔡鐸慨允不辭。當由小鳳仙取出宣紙，磨墨濡毫，隨卽鎮紙下筆，揮染雲烟，須臾卽寫好一聯，但見聯語云：

不信美人終薄命，古來俠女出風塵。

小鳳仙瞧這一聯，很是喜慰，便連聲贊好。且云美人俠女四字，未免過譽。蔡鐸不與多說，隨署上款，寫了鳳仙女史蔡正六字，再署下款。鳳仙忙搖手道：「且慢！奴有話說。」却說蔡鐸停住了筆，靜聽小鳳仙的話兒。小鳳仙恰從容道：「上款蒙署及賤名，下款須實署尊號。彼此摺迹都門，雖貴賤懸殊，究非朝廷欽犯，何必隱姓埋名，效那鬼蜮的行徑。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若疑我有歹心，天日在上，應加誅殛。」蔡鐸乃署名松坡，擲筆案上。小鳳仙用手支頤，想了一會，竟觸悟道：「公莫非蔡都督麼？」蔡鐸默然。小鳳仙道：「我的眸子，還算不弱，否則幾爲公所給。但都門係鯁鯁地方，公何爲輕身到此？」蔡鐸驚異道：「這話錯了，現在袁總統要做皇帝，那一個不想攀龍附鳳，圖些功名？就是女界中也組織請願團，什麼安靜生，什麼花元春，統趁勢出點風頭，我爲你計，也好附入請願團，藉沐光榮，爲什麼甘落人後？」小鳳仙嗤的一笑，退至几旁，竟爾坐下。蔡鐸又道：「我說如何？」小鳳仙恰正色道：「你們大人先生，應該攀龍附鳳，似奴命薄，想甚麼意外光榮，公且休說，免得肉麻。」蔡鐸又道：「你難道不贊成帝制麼？」小鳳仙道：「帝制不帝制，與奴無涉，但問公一言，三國時候的曹阿瞞，人品何如？」蔡鐸道：「也是個亂世英雄。」小鳳仙瞅着一眼道：「你去做那華歆荀彧罷，我的妝閣中，不配你立足。」蔡鐸道：「你要下逐客令了，我便去罷。」言畢，卽挺身

出外。小鳳仙也不再挽留，任他自去。蔡鐸返寓後，默思烟花隊中，却有這般解人，真足令人欽服。我此次入京，總算不虛行了。

過了兩天，又乘着亭午時候，往訪小鳳仙，鳳仙見了，恰故作嘖容道：「你何不去做華歆荀彧，又到這裏來？」蔡鐸道：「華歆呢，荀彧呢，自有他人去做，恐尚輪我不着。」小鳳仙又道：「並不是輪你不着，只恐你不屑去做，你也不容瞞我呢。」蔡鐸笑着道：「我也曾請願過了，恐你又要譏我爲華荀歆彧呢。」小鳳仙道：「英雄作事，令人難測，今日爲華歆荀彧，安知他不爲陳琳？」蔡鐸一聽，不由的發怔起來。小鳳仙還他一笑道：「奴性粗直，挺撞貴人，休得見怪！」蔡鐸道：「我不怪你，但怪老天既生了你，又生你這般慧眼，這般慧舌，這般慧心，爲何墜入平康，做此賣笑生涯？」言至此，但見英字軒爽的女張儀，忽變了玉容寂寞的楊玉環，轉瞬間垂眉低首，珠淚盈盈。蔡鐸睹此情狀，不禁嗟嘆道：「好個梁紅玉，恨乏韓蘄王。」小鳳仙哽噎道：「蘄王尚有，恨奴不能及梁紅玉。」說到「玉」字，已是淚不成聲，竟用几作枕，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蔡鐸被他一哭，也覺得無限感喟，陪了幾點英雄淚。漢巧鴛母捧茗進來，還疑是鳳仙又發脾氣，與客鬥嘴，連忙放開笑臉，向蔡鐸說道：「我家這鳳兒，就是這副脾氣不好，還望貴客包涵。」口裏說着，那雙白果眼睛，竟管骨碌碌的看那蔡鐸上下不住。蔡鐸窺透肺肝，便道：「你不要來管我們。」一面說，一面已從袋中，取出一個皮夾，就皮夾內檢出幾張鈔票，遞給鴛母道：「統共是一百元，今天費你的心隨便辦幾個小碟兒，搬將進來，我就在此夜餐，明天我要請客，你可替我辦一盛席，這洋錢即可使用哩。」鴛母見了鈔幣，好似蒼蠅叮血一般，況他初次出手，便是百圓，正是一個極好的主顧，便接連道謝，歡天喜地的去了。

此時小鳳仙已住了哭，把手帕兒揩乾眼淚，且對着蔡鏐道：「你明日要請何人？」蔡鏐約略說了幾個，小鳳仙道：「好幾個有名闊老，可惜……可惜！」蔡鏐道：「可惜什麼？」小鳳仙道：「可惜我不配做黨家奴。」蔡鏐道：「我有我的用意，你若是我的知己，休要使着性子。」小鳳仙不待說完，便道：「這便是我們該死，無論何等樣人，總要出去招待。」說至此，眼圈兒又是一紅。蔡鏐道：「不必說了，我若得志，總當為你設法。」小鳳仙又用帕拭淚道：「不知能否有這一日？我只好日夜禱祝哩。」蔡鏐正欲問他履歷，適時鴛母已搬進酒肴，很是豐盛，鴛母又隨了進來，裝着一副涎皮臉兒，來與蔡鏐絮聒，一面且諄囑鳳仙道：「你也有十六七歲了，什麼竟管似小孩子，忽笑忽哭。與人嘔氣。」小鳳仙聽到此語，就溜了蔡鏐兩眼。蔡鏐便向鴛母道：「你不必替他担愁，你有事竟管出去，不必在此費神。」鴛母恐蔡鏐惹厭，不敢多嘴，轉身自去，到了門外，尚遙語小鳳仙道：「你要殷勤些方好哩，休得慢客，若缺少什麼菜肴，只管招呼便是了。」

小鳳仙應了數聲。蔡鏐待他去遠，竟屏退侍兒，立起身來，把門闔住。小鳳仙道：「開了門兒，成什麼樣子？」蔡鏐隨答道：「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於是兩人對酌，小語喁喁，復由蔡鏐問及小鳳仙履歷，鳳仙自言本良家子，因父被仇人陷害，乃致傾家破產，鬻己為奴，輾轉入勾欄，起初負着志氣不肯接客，經鴛母再三脅迫，方與鴛母訂約，客由自擇，每月以若干金奉母。鴛母拘他不過，仍任他所為。不過隨時監督，偶或月金不足，才與他嘮叨數語罷了。小鳳仙流畢，又不知流了若干淚珠。後復轉詢蔡鏐，蔡鏐道：「來日方長，慢慢兒總好說明。」小鳳仙懊惱起來，竟勃然變色道：「公尙疑我麼！」語甫畢，竟忍痛一齧，嚼舌出血，噴出席上道：「奴若洩君祕密，有如此血。」蔡鏐道：「這又是何苦呢？我已知卿的真誠了。但屬垣有耳，容待後言。」小鳳仙乃徐徐點首，待至酒興已闌，方由小鳳仙啓門，叫進兩碗稀飯，蔡鏐喝了幾口，即便放下，當由侍兒絞給手巾，揩過了臉，隨身掏出計時表，仔細一看道：「時間不早了，我要回寓哩。」小鳳仙慨然道：

：「兒女情腸，容易消磨壯志，我也不留你了。」蔡錫道：「明日還要相見哩。」小鳳仙向他點頭，蔡錫即出門去了。

次日傍晚，又復到雲吉班，由小鳳仙接著，即問酒席有否備就？小鳳仙道：「已預備停當了，敢問貴客可邀齊了麼？」蔡錫道：「即刻就來。」小鳳仙即令鴉奴等整設桌椅，辦齊杯箸，一剎那間，電燭放光，四壁焚焚，外面已有車馬聲蹴踏而來。蔡錫料知客至，正要出迎，但聽得一人朗聲道：「松坡，你真是個誠實的君子，今宵踐言設席哩。」蔡錫望將過去，乃是參政院同僚顧鰲，便答道：「巨六兄！你首先到來，也是全信，也好算一個誠實人哩。」語畢，便導引入室，小鳳仙也出來應酬，顧鰲正要稱賞，連接便是楊度孫毓筠胡英阮忠樞夏壽田等數人，陸續報到，由蔡錫一一導入，楊度見了小鳳仙，眼睜睜的看了一會，小鳳仙反不好意思起來，只望蔡錫身邊，閃將過去。蔡錫也已覺着，笑語楊度道：「你想是認錯了，這是小鳳仙，不是小賽花。」阮忠樞即插嘴道：「人家已經吃醋了，哲子還要耽耽似賊，作什麼呢？」楊度方轉向忠樞道：「不信這個俏女郎，偏能籠絡大蔡做一個臧文仲，真是匪夷所思。」蔡錫道：「狗口裏無象牙，你何爲被小賽花所迷，演出一齣穆柯寨？」胡英道：「我等是來吃喜酒並不是來討便宜，大家省說幾句，還是事歸正傳爲是。」於是相將入座。蔡錫隨道：「梁公爲了何事，到此時還不見來？」楊度笑道：「想是赴龍王處借寶去了。」話未說完，外面已有人傳喊道：「梁大人到了。」蔡錫忙自出迎。大家亦一律起座，但見碩大無朋的梁財神，大搖大擺的踱將進來，臉上已含着三分酒意，對着諸人道：「我與敝友談心，多飲幾杯，累得諸君久候，抱歉異常。」大家都謙詞相答，因檯面已經擺齊，遂公推梁士詒坐了首席，餘人依齒坐定，蔡錫乃坐了主位，招呼龜奴，呈上局票。各人都依着熟識的名妓，寫入票中，獨楊度握住了筆，想了一會，大家都道：「哲子敢是怕羞，爲何不寫小賽花？」楊度不睬，隨下筆寫一「花」字，大衆又道：「寫錯了寫錯了，『花』字在下，爲何翻轉頭來？」正說着，楊度已

接寫「元春」二字。大眾又道：「這是袁大公子的票贊，花界請願團的首領，那肯輕易到來？」楊度道：「我去叫他，自然就來。」蔡錫亦湊趣道：「元春不至，怎顯得這位楊大人？」待至列坐寫齊。方交與龜奴，隨票徵召去了。

喜酒冷醋如何調停

小鳳仙即攜着酒，各斟一杯狀元紅。梁財神發言道：「我等在此吃喜酒，恐蔡夫人又在寓吃冷醋，我恰要請教松坡。如何調停？」楊度道：「這又是松坡的故事了，我也微聞一二。」蔡錫道：「男兒作事，寧畏婦人？」梁財神道：「這也休說！對着外面如此硬朗，一入閨中，恐開了獅吼，便弄得沒主張，或轉向牀前作矮人呢。」蔡錫憤然道：「梁公且看！我不是這般庸懦，已準備與他離婚。」顧鰲道：「你們是結髮夫妻，爲甚麼無緣無故，說起離婚兩字來？若歸我判斷，簡直不准。」胡瑛復插入道：「列位同來賀喜，爲何說這掃興話？且蔡君新得美人，正是燕爾的時候，我們應猜拳吃酒，賀他數杯呢。」孫毓筠夏壽田等齊聲贊成，迅由胡瑛開手，與蔡錫猜了數拳。餘人挨次輪流。互有輸贏。剛剛輪完，只聽門簾一響，走進了好幾個粉頭，各打扮得異樣鮮妍，彷彿如花枝兒一般，釵光鬢影，脂馥粉香，正是目不勝接，鼻不勝聞。各粉頭均依着相識，在後坐下，獨楊度所叫的花元春，還是未到。蔡錫笑道：「這花姑娘想又請願去了，哲子今日恐要倒霉呢。」楊度道：「想不至此。」胡瑛道：「還不如再行猜拳，既賀了蔡松坡，也須續賀鳳姑娘。況他的姊妹們，來此不少。何不叫他敬酒呢？」小鳳仙連忙推辭，胡瑛不從，當更擺好檯杯，令各粉頭猜拳。頓時呼五喝六，一片清脆聲，振徹耳鼓，釵釧亦激得鏗鏘可聽。小鳳仙輸了幾拳，飲得兩頰生紅，盈盈春色，蔡錫恐他不勝酒力，便語小鳳仙道：「你素不善飲，我與你代幾杯罷。」梁財神接口道：「不准，不准。」說着時，外面已報花小姐到了。

楊度喜慰非常，幾欲出座歡迎，大眾也注目門外，但見一個很時髦的麗姝，大踏步跨進門檻，見首席坐着梁財神，便先踱至梁座旁，略彎柳腰，微微一笑道：「有事來遲，幸勿見罪。」梁亦拈鬚一笑，他乃慢慢的走至楊度身旁，倚肩坐下。楊度笑問道：「你有甚麼貴幹？」元春即接口道：「無非爲着請願事，與姊妹們續議進行，若非你來召我，我簡直要告假呢。」楊度聞了此言，似覺得格外榮寵，連面上都奕奕有光。大家聽了「請願」二字，又講到帝制上去，如何推戴，如何籌備，各談得津津有味。蔡鐸也附和了數語。孫毓筠向楊度道：「我等拳已輪遍，只有花小姐未曾輪過了。」楊度道：「啊，我幾乎忘記了。」花元春恰也見機，便伸出玉手，與全席猜了一個通關，復與小鳳仙猜了數拳，略憩片刻，便起身告辭，竟自去了。梁財神目送道：「怪不得他這樣身價，將來要備選青宮。今日到此，想還是哲子乞求來的。」楊度把臉一紅，只託言酒已醉了。蔡鐸隨招呼進飯，一面令小鳳仙斟酒一巡，算是最後的敬禮。大眾飲乾了酒，飯已搬入，彼此隨意吃了半碗，當即散座。有洗臉的，有吸菸的，又混亂了一陣，各粉頭陸續歸去，自梁財神以下，也依次告歸。蔡鐸一一送出，仍返至小鳳仙室中。小鳳仙道：「這等大人先生，有幾個含着國家思想，令我也不勝杞憂哩。」蔡鐸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爲我輩男子說的，與你們何干？」小鳳仙正色道：「我們與你們何異？你莫非存着男女的界限，貴賤的等級麼？但我聽說現在世界，人人講平等，說大同，既云平等，還有甚麼男女的界限？既云大同，還有甚麼貴賤的等級？你曾做過民國都督豈尚未明此理真正可笑。」蔡鐸笑道：「算我又說錯了，又被你指斥哩。」言畢欲行，小鳳仙道：「夜已深了，不如在此權宿一宵。」蔡鐸道：「我不如回去的好。」正要出房，那鴛母已搶入道：「我有限無珠，不識這位蔡大人，現聞明蔡大人的車夫，方才知曉。現已將車夫打發回去，定要蔡大人委屈一夜呢。」言至此，便將蔡鐸苦苦攔住，鐸乃返身入房，鴛母隨入，向小鳳仙道：「你也瞞得我好，我今日貴客到臨，才料這位大人，不在人下，虧得問明車夫，方知來歷。鳳仙，我今年正月中，給你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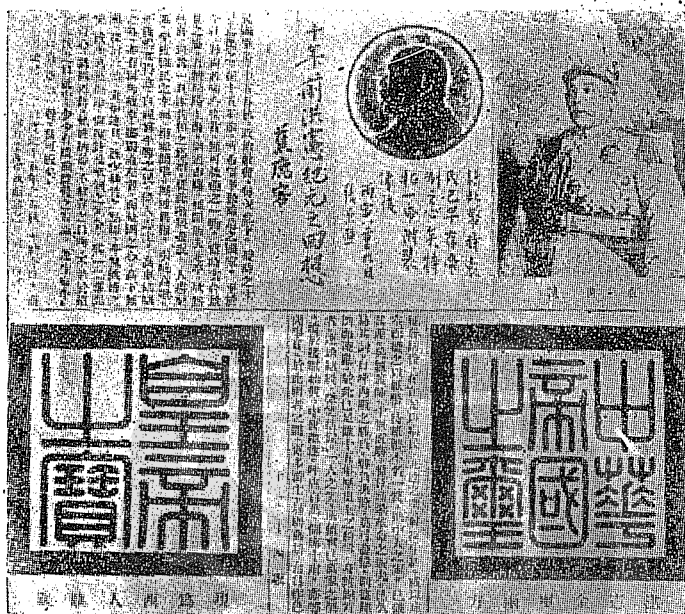
，曾說你是有貴人值年，不意竟應着這位蔡大人身上呢。」蔡鏐對他一笑，他復接連是大人長，大人短，說個不了，惹得蔡鏐討厭，便道：「我就在此借宿，勞你費心一日，差不多到兩點鐘了，請去安睡吧！」鴿母乃去，未幾，即令龜奴搬入點心數色，蔡鏐復道：「我已飽了，你們儘管去睡罷！」龜奴去後，小鳳仙掩戶整衾，不消細說，這一夜間，兩人密敘志願，共傾肺腑，錦帳綰同心之帶，紅綃證齒臂之盟，蘇小小得遇知音，關盼盼甘殉志士，這真所謂佳話千秋了。

閨中勃谿大打出手

蔡鏐（松坡）自結識小鳳仙，時常至雲吉班冶游，連一切公務，都擱置起來。袁氏左右，免不得通報老袁，袁世凱歎道：「松坡果樂此不倦，我也可高枕無憂，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借此過渡，瞞人耳目呢。」適長子克定在側，即向他囑咐道：「聞他與楊哲子（度）等日事徵逐，你們若遇着了，不妨與他周旋，從旁觀察。此人智勇深沈，恐未必真爲我用，我却很覺擔憂呢。」克定唯唯從命。老袁又密遣得力偵探，隨着蔡鏐，每日行止，必向世凱報告。蔡鏐早已覺着，索性花天酒地，鬧個不休，並且與梁士詒商量，擬購一大廈，爲藏嬌計。湊巧前清某侍郎，賦閑已久，將挈眷返里，願將住屋出售，梁即代爲介紹，由蔡鏐出資購得。侍郎已去，蔡鏐即鳩工庀材，從事修葺，并索梁第的花園格式，作爲模範。日夜監工，孳孳不倦，梁士詒密告老袁，老袁尙疑信參半，防閑仍然未懈，蔡鏐乃再設一法，與娘子軍商議密謀。不是前文蔡鏐提過離婚的話麼？蔡夫人吃醋一語，不過是梁士詒戲言，蔡鏐竟直認不諱，且說已準備離婚，其實蔡夫人並非妒婦，不過因爲蔡鏐寄情勾欄，勸他保身要緊，不應徵逐花叢，蔡鏐佯爲不從，與妻反目，蔡夫人恰也不解，還是再三規勸。鏐越發負氣，簡直是要與她決裂。蔡夫人不敢違抗，只好向隅暗泣，自嗟薄命。一夕蔡鏐歸寓，已過半夜，僕役等統入睡鄉，只有

夫人候着，他一進門，酒氣醺醺，令人難受。夫人忍耐不住，又婉語勸道：「酒色二字，最足戕身，幸君留意，毋過沈溺。」蔡錫道：「你又來絮聒了，我明日決與你離婚。」夫人涕泣道：「你是何等樣人？乃屢言離婚

麼？我雖愚昧，頗明大義，豈不知嫁夫隨



袁世凱洪憲皇帝，其出刊「洪憲皇帝」及「洪憲皇帝」。

夫，從一而終？況你尚沒有三妻四妾，我亦何必懷妒？不過因君體欠強，當知爲國自愛，大丈夫應建功立業，留名後世，怎好到酒色場中，坐銷壯志呢。」蔡錫聽了，不禁領首，隨即出室四瞧，已是寂靜得很，毫無聲息，乃入室閉戶，與夫人並坐，附耳密語，約莫有一兩刻鐘，夫人啞然失笑道：「我不會唱新劇，奈何教我裝腔？」蔡錫道：「我知妳誠實，所以前次齟齬，不得不這般故作。現在事已急了，若非與妳明言，妳真要怪我薄倖。試想我蔡錫辛苦半生，賴妳內助，得有今日，豈肯平白地將妳拋棄？不過妳一婦人，尙知爲國，我難道還不如妳麼？且醇酒婦人，無非爲了此着，還乞妳多多原諒！」夫人道

：「至親莫若夫婦，你至今日，才自表明，你亦未免太小心了。古人云：『出家從夫』，我怎得不從君計？」蔡錫起座，向夫人作了一揖，夫人道：「你又要做作了。」是夜枕席談心，格外親暱，彼此囑咐珍重，才入夢鄉。

翌早，蔡錫起來，盥洗已畢，即乘車赴經界局，召集屬吏，商議派員分至各省，調查界線，草議就緒，略進早膳，復趕車至總統府，投刺求見，侍官答言總統未起，蔡錫故意作懊喪，且語侍官道：「我有要事面陳，倘總統起來，即煩稟報，請立傳電話，召我到來。」侍官應諾，蔡錫乃自去。既而老袁起牀，侍官自然照稟，老袁即命打電話，傳至蔡寓。忽得回報說：「蔡將軍與夫人毆打，搗毀什物不少，一時不便進言，只好少緩須臾。」老袁聽到這消息，正在懷疑，可巧王揖唐朱啟鈐進謁，即與語道：「松坡簡直同小孩子一般，怎麼同女眷屢次吵鬧，你兩人可速往排解，問明情由。」王朱二人奉命，逕赴詣蔡宅，但見蔡錫正握拳舒爪，切齒痛罵。蔡夫人披髮臥地，滿面淚痕，室中所陳品物，均已擲毀地上，破碎不全。他二人趨入，婉言勸解，蔡錫尚怒氣未平，向着二人道：「我家簡直鬧得不像話了，二公休要見笑！試想八大衛衛中，名公鉅卿，足跡盈途。我不過忙裏偷閑，到雲吉班中，去了幾次。這個不賢的婦人，一天到晚，與我爭論，今日更用起武來，敲桌打凳，毀壞物件，真正可惡得很。我定要收拾這婆娘，方洩此恨。」說至此，尚欲進罵夫人。王朱二人，慌忙攔阻，且道：「夫妻鬥嘴，是尋常小事，為何鬥成這樣兒？松坡你也該忍耐些，就是尊夫人稍有煩言，好聽則聽，聽不過去，便假作癡聾便了，如何與婦女同樣見識？」隨語蔡寓婢媼道：「快扶起你太太來。」婢媼方走近攙扶，蔡夫人勉強起來，帶哭帶訴道：「兩位大人到此，與我做一證人，我隨了他已二十年，十分中總有幾分不錯，誰料他竟這般反臉無情？況我並不要什麼好吃，什麼好穿，不過因他沈溺勾欄，略略勸誡，他竟寵愛那個粉頭，要將我活活打死，好教那恩愛佳人，進來享福，兩公試想，他應該不應該呢？」王揖唐忙搖手道：「蔡

夫人，你亦少說兩句好罷。」蔡夫人道：「我已被他盡情痛毆，身上已受巨創，看來我在此地，總要被他打死，不如令我回籍，放條生路。況他朝言離婚，暮言離婚，他是不顧臉面，我恰還要幾分廉恥，今日我便回去，免得做他眼中釘。」言罷，嗚咽不絕。王朱兩人，仔細審視，果見他面目青腫，且間有血痕，也代爲歎息。一面令婢媼攙進蔡夫人，一面復勸解蔡錕。蔡錕只是搖頭，朱啓鈴道：「家庭瑣事，我輩本不便與聞，但既目睹此狀，也不應袖手旁觀。松坡！你既與尊閻失和，暫時不便同居，不如令他回去。但結髮夫妻，總要顧點舊情，贍養費是萬不可少呢。」蔡錕方道：「如公所言，怎敢不遵？這是便宜了這婆娘。」朱啓鈴還欲答言，只聽裏面復說道：「我今日就要回去哩。」蔡錕憤憤道：「就是此刻，如何？」裏面復答應道：「此刻也是不難。」蔡錕即從懷中取出鈔票數紙，交給一個僕人道：「你就送這潑婦去罷！這鈔票可作川資。」王揖唐道：「女眷出門，應有一番收拾，不比我們要走便走，你且聽他。袁總統召你進府，你快與我同去。」蔡錕又故作懊喪道：「我爲了這潑婦，竟忘記此事了。」言畢，即偕二人出門，各自乘車，逕至總統府去了。蔡夫人乘這時候，草草整裝，帶了僕婦數名，出都南下。

搜宅一幕全盤經過

蔡錕到總統府，當由朱王二人，先行入報，并談及蔡寓情形。袁總統道：「我道他有幹練才，可參與國家大事，誰知他尚未能治家呢。」當下傳見蔡錕，蔡錕入謁後，老袁也不去問他家事，但說：「早晨進來，我還沒起，究竟爲什麼事件，須待商議？」蔡錕即以各省界畫，亟待派員調查，應請大總統簡派等情。老袁道：「我道是什麼大事，若爲了經界事件，你不妨擬定數員，由我過印，便好派去。」蔡錕乃應諾。老袁又覷一眼王朱二人道：「國民代表大會，究若何了？」朱啓鈴道：「近接各省來電，籌備選舉投票，已有端倪，不日當可蒞事了。」

「老袁又道：『近省當容易了事，遠省恐一時難了呢。』」言訖，向蔡鍔注視半晌，王揖唐已從旁窺着，便道：「省分最遠，莫如滇南。松坡在滇有年，且與唐任諸人，素稱莫逆，何勿致書一催，叫他們趕辦呢。」蔡鍔便接着道：「正是，鍔即去發一密電，催他便了。」老袁道：「聞上海的亞細亞報館，屢有人拋擲炸彈，館中人役，有炸死的，有擊傷的，分明是亂黨橫行，擾害治安，實在要嚴行究辦，盡力芟除方好哩。」王揖唐道：「該報館內總主筆薛子奇，曾有急電拍來，該報於十月十日出版，次日晚間，即發生炸彈案，被炸斃命，共有三人，擊傷約四五人，虧得沒有重要人物。近日又發現二次炸彈，幸無傷害。該報館日夕加防，中外巡捕，佈崗如林，想從此可免他慮呢。」老袁又道：「上海各報，對於帝制問題，不知若何說法？」王揖唐道：「聞各報也贊成帝制，並沒有甚麼異論呢。」老袁拈着鬚道：「人心如此，天命攸歸，亂黨其奈我何？」蔡鍔聽不下去，便托言出外發電，先行辭退。朱王二人，又頌揚數語，隨即告辭。

蔡鍔既出總統府，忙到電局中發一密電，拍致雲南督軍唐繼堯，及巡按任可澄兩人，文中說是：「帝制將成，速即籌備」，八字所寓的意思，是叫唐任籌備兵力，並不是籌備選舉，也沾着些雙關意味。只當時蔡鍔發電，是奉袁氏命令，偵吏自然不去檢查，況只說「籌備」二字，語意含糊得很，就使被人察覺，也沒甚妨礙。自密電發出後，匆匆歸寓，特屬安人王伯羣，密詣雲南，叫他面達唐劉，速即備兵舉義，自己即日來滇，贊助獨立等語，伯羣去後，他稍稍放下了心，專意伺隙出都。

到了十一月中，袁世凱正在新華宮裏，忽見袁乃寬進來，乃寬與老袁同姓，向以叔姪相稱，至是遂悄聲低語道：「姪兒特來報告一件要事。」老袁聽不清楚，便厲聲道：「說大聲些，又有何妨？」乃寬尚柔聲道：「各省籌辦投票，已統有覆電，惟命是從，獨滇省沒有確實覆電，聞蔡鍔與唐任二人勾通，叫他反抗帝制，這事不可不防呢！」老袁道：「你有甚麼真憑實據？」乃寬道：「憑據還沒有查着。」老袁不禁失笑道：「糊塗東

西，你既未得憑據，說他什麼！」乃寬囁嚅道：「他的寓所，應有證據藏着，何妨派人搜一搜哩。」老袁道：「若搜不出來，該怎樣區處？」乃寬道：「就是搜檢無着，難道一個蔡松坡，便好向政府問罪嗎？」老袁被他一激，便道：「既然如此，便着軍警去走一遭罷。」當下令乃寬傳達電話，向步軍統領及警察總廳兩處，立派得力軍警，往蔡寓搜查密件。

步軍統領江朝宗，及警察總廳長吳炳湘，那敢違慢，即選派幹練的弁目，會同兩方軍警，夤夜往搜。巧值蔡錫寄宿雲吉班，蔡寓中只留着僕役，聞了敲門聲響，還道是蔡錫回來，雙扉一啓，即有兩個大頭目，執着指揮刀，率衆趨入，嚇得僕役等縮做一團，不曉得他甚麼來歷？但見大衆入門，並不會問及主人，大踏步走近室內，專就那桌櫃箱廚中，任意翻弄，那軍警執着火炬，照耀如同白晝，忽到這處，忽到那處，目光灼灼，東張西顧，最注意的是片紙隻字，斷簡殘篇，約有兩三個小時，並不見有甚麼取出，只箱廚內有一小鳳仙攝影，及桌櫃內幾張請客單，袖好了去，頓時一閃而出。

僕役等纔敢出頭，大家議論道：「京都裏面，大約沒有強盜。若是強盜來，何故把值錢的什物，并未劫去？這究竟是何等樣人？」有一個老人家道：「你等瞎了眼珠，難道不見來人衣服，上面都有着符號，一半是步軍一半是警察麼？」大家又說道：「我家大人，並沒有犯甚麼罪，為何來此查抄？」老人家道：「休得胡說，我來通報大人便了。」當下飛步出門，竟往雲吉班。適值蔡錫將寢，由老人家闖將進去。報稱禍事，蔡錫吃了一驚，急忙跋履起牀，問明情由。經老人家略略說明，纔把那心神按定，想了片刻，方道：「寓中有無東西，被他拿去？」老人家答言沒有，只有一張照片，被他取去，想便是這裏的鳳，說到「鳳」字，已被蔡錫阻住道：「我曉得了，你去罷，不必大驚小怪，我俟明天就來。」老人家退出，小鳳仙忙問道：「爲了何事？」蔡錫微笑道：「想是有人說我的壞話，所以派人往搜。」小鳳仙着急道：「你寓內有無違禁文件？」松坡道：「

你休耽憂！我寓中只有幾張亞細亞報，餘外是沒有了。」小鳳仙道：「朋友往來的書信，難道也沒有麼？」蔡錫低聲道：「都付丙了。」小鳳仙道：「你的家人，曾說將照片取去，莫非就是我的攝影？」蔡錫道：「恐不是呢，如果取了去，我倒爲你賀喜，此番要選入皇宮，去做花元春第二呢。」小鳳仙啞了一聲，隨即就寢，蔡錫也安睡了。

驪歌三唱不作離筵

到了次日，起身回寓，看那桌屨箱廚中，翻得不成樣兒，仔細檢點，除小鳳仙的小影外，却沒有另物失去，他正想赴軍警衙門，與他理論，恰值內務總長朱啓鈴，着人邀請，遂乘車直至內務部。朱啓鈴慌忙出迎，彼此同入內廳，寒暄數語，便說起昨夜搜檢的事情，實係忙中弄錯，現大總統已詰責江吳二人，并央自己代爲道歉。蔡錫冷笑道：「難得大總統厚恩。惟錫性情粗莽，生平沒有祕密舉動，還乞諸公原諒！」朱啓鈴又勸慰了數語，並將小鳳仙的照片，取還蔡錫，便道：「這個姑娘兒，面目頗很秀雅，怪不得坡翁見賞。」蔡錫道：「這乃是錫的壞處，不自檢束，有玷官箴，應該受懲戒處分的。」朱啓鈴笑道：「現在已成了習慣，若爲了此事，應受懲戒，恐內外幾千百個官吏，都應該懲戒哩。」說畢，又閑談了一會，蔡錫隨即告辭。後來探聽得搜檢事情，實是袁乃寬進讒，并與小鳳仙有些關係。原來小鳳仙經松坡賞識，名盛一時，袁乃寬亦思染鼎，三往不見，遂憤憤道：「這位婆娘，不中抬舉，你道蔡松坡年少多才，那知他是個亂黨呢。」當下越氣，竟至袁氏前攻訐，不意落了個空，反被老袁訓斥一頓。蔡錫自經此搜查，極思擺脫樊籠，遂往與小鳳仙密商。小鳳仙正坐在臥室，手中執着一書，靜心閱讀，俟蔡錫入房，纔把書放下，立起身來，問及搜檢事情，蔡錫略述一遍，隨從案上取書一瞧，乃是一本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便問小鳳仙道：「此書的內容，你道可好麼？」小鳳仙道：「

好得很，好得很，非是文不足傳是人。」蔡鐸道：「作書的人，便是前司法總長梁任公。」小鳳仙道：「我也曉得他，可惜我不能一見。」蔡鐸道：「他是我的老師哩。」小鳳仙不禁大喜道：「他現在那裏？既與你是師生，求你介紹，讓我見一見。」蔡鐸道：「我師前日，曾到天津，畀我一書，說我若往津門，應該過去敘談一切。」小鳳仙道：「那是好極的了，我明日便同你去。」蔡鐸聽了，心想：與他說明行徑，轉恐漏洩機關，有礙行動，不如到了天津，再說未遲。隨即接口道：「我就同你去罷！但我師正反對帝制，明日往訪，却不宜外人知道呢。」小鳳仙點首稱是。是晚蔡鐸回寓，略略收拾，也不與家人說明，仍往雲吉班住宿。次日午前，竟僱着一輛汽車，先給車資，去了挈小鳳仙上車同坐，招搖過市。故意令人共睹。行至前門外面，望見一所京菜館，便與小鳳仙下車，至館中午餐。餐畢，兩人出門，不再上汽車，竟自向市中買些食物，緩步兒行至車站。可巧車站中正當買票，蔡鐸竟揆入人叢，買了兩張票子，偕小鳳仙趨出月臺，直登京津火車。纔經片刻，汽笛一響，車輪齊動，竟似飛的去了。

那時雖有偵探在旁，但是奉令密查，不便出來攔阻，只好眼睜睜的由他自去，轉身去報袁總統。老袁確是利害，復遣密探到津，監伺蔡鐸行動。蔡鐸到津後，往訪梁任公，已是南去，乃投宿某旅社，夜間與小鳳仙說明行蹤，擬即乘此南下。小鳳仙對着蔡鐸，沈沈的望了一會，不覺的情腸陡轉，眼眶生紅。半晌纔說道：「我與你擬同生死，你去，我便隨你同行。」蔡鐸說：「我是要去督兵打仗的。」小鳳仙忙接口道：「你道我是個弱女兒，不能隨你殺賊麼？」蔡鐸道：「妳雖有壯志，但此行頗險，若與妳同行，不但於妳無益，并且與我有害；不但與我有害，且阻礙共和前途，妳何必貪愛虛名，致受實禍。」小鳳仙忍不住淚，帶哭帶語道：「依這般說，簡直是把我撇棄嗎？」蔡鐸道：「妳何必自苦，他日戰勝回來，聚首的日子正長哩。奈何作此失言語呢？」小鳳仙復道：「我雖是個女子，也知愛國，怎忍令英雄志士，溺迹牀幃？但此去須要保重，免我遠念，想

你卽日就要動身，我便借此客館中。備個小酌，與你餞別罷。」說着，卽呼館傭入內，令叫幾樣可口的菜肴，及佳釀一壺，傭夫遵囑，須臾卽送入酒肴，由兩人對飲起來。絮絮言情，語長心重，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小鳳仙復道：「本擬爲君唱歌餞行，但恐耳目甚近，不便明歌，你可有紙筆帶來嗎？」蔡鏐說一個「有」字，卽從袋中取出鉛筆，及日記簿一本，遞與小鳳仙。小鳳仙卽舒開纖腕，握筆書詞，詞云：

（柳搖金）驪歌一曲開瓊宴，且將之子餞。你倡義心堅，不辭冒險，濁着一杯勸，料着你食難下咽。你莫認作離筵，是我兩人大紀念。

（帝子花）燕婉情你休留戀！我這裏百年預約來生券，你切莫一縷情絲兩地牽。化作地下並頭蓮，再了生前願。

（學士巾）你須計出萬全，力把渠魁殄，休說你自愧生前，就是儂也羞見先生面，要相見，到黃泉。

金蟬脫壳買棹東渡

小鳳仙寫着，蔡鏐是目不轉睛的，瞧他寫下。口中接連讚美，看到末兩闕，連自己也眼紅起來，及至寫完，見紙上已溼透淚痕，小鳳仙尙粉頸低垂，沈沈不語，好一歇方抬起頭來，看他已似淚人兒一般，勉強說道：「班門弄斧，幸勿見笑。」蔡鏐此時，也不覺心如芒刺，一面搥了手巾，替小鳳仙拭淚，一面與語道：「字字沈痛，語語迴環，不意卿却具此捷才，真不枉我蔡松坡結識一場呢。」小鳳仙道：「我已早知有今日了。這數闕俚詞，預備已久，將來廣續了去，爲君譜一傳奇，倒也是一番佳話。但自愧才疏，有志未逮，俟君成功後，同續何如？」蔡鏐道：「好極，但我意須較爲雄壯，莫再頹唐。」小鳳仙接着道：「英雄語自然不同。我輩兒女子，筆底下要想沈壯，也覺爲難呢。」蔡鏐道：「你第一闕也雄壯得很；第二三闕前半俱佳，後半結語，似嫌蕭颯。」

，難道你我竟無相見期麼？」小鳳仙道：「功成名立，偕老林泉，這是我的夙願，誠能得此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了。」說着時，外面的報時鐘，已接連敲了三下。蔡鐸驚道：「夜已深了，快收拾睡罷。」將殘肴冷酒，搬過一邊，隨即睡下。

越宿起來，盥洗纔畢，但見窗櫺外面，已有人前來探望，至開門出去，那探望的人，都揚長走了。蔡鐸悄語小鳳仙道：「偵探又來了。」小鳳仙道：「這却如何是好？」蔡鐸道：「不要緊，我自有計。」當下吃過點心，就取出紙筆，揮就一篇因病請假的呈文，用函固封，竟向郵局寄往京城。他本有失眠喉痛諸症，索性借此機會，就日本醫院醫治，除每日赴院一次外，仍挾小鳳仙作汗漫游。各偵探往來暗伺，了無他異，惟尚監伺左右，不肯放鬆。蔡鐸佯作不知，背地裏却與小鳳仙謀定，實行那金蟬脫壳的妙計。一夕，與小鳳仙對坐，狂飲室中，議論風生，津津有味。俄而有拍案聲，痛罵聲，遠遠戶外。各偵探忙去竊聽，前一套說話，是評論花叢，後一套說話，是詈及正室。忽喜忽怒，彷彿是醉後胡言。未幾竟叫腹痛起來，連呼如廁。偵探疾忙避開，他即出室，令館傭前導，一手摳衣，一手捧腹，向廁所去了。偵探未及尾隨，並以廁所中無關機密，自然散去。

翌晨往視，還是戶扇深闔，高臥未起，遲至午刻，方覺有人走動，重復竊窺，只見小鳳仙起牀，雲鬢蓬鬆，尚未梳沐。待午餐已過，又約有一兩小時，小鳳仙整妝出門，攜了皮包，掩戶自去。到了晚間，亦並未回去，次日也不見返寓；各偵探往問帳房。帳房亦沒有知曉，大家動了疑心，啓戶入視，什物已空，只桌上留着一函，由司賬展開一閱，乃是鈔票數張，并附有一條，謂作房飯代價，頓時面面相覷，莫明其妙。司賬人雖然驚詫，但教錢財到手，倒也不遑細究。惟各偵探奉命前來，急得甚麼似的，忙至車站探問，好容易查得小鳳仙消息，已於昨晚返京，獨蔡鐸不知去向。

這蔡松坡，究竟到那裏去了？原來他知道偵探隨着，萬難南行，計惟東渡扶桑，迂道至滇，方可脫身。當

日探得日本郵船，名叫山東丸，乘夜出口，遂借着腹痛爲名，就廁後覆揮退館傭，即覷人不備，逸出後門，孤身赴港，登舟買票，竟往日本。眞個是人不知，鬼不覺，安安穩穩的到了東瀛。其身雖安，其心甚苦。復續上呈文，電達京中。那時前呈已邀批發，給假兩月。至續呈到京，老袁未免一急，但表面上不好指斥，只好批令調治就愈，早日回國，用副倚任等語，過了數天，又接到蔡鐸手書，略云：

趨侍鈞座，閱年有餘，荷蒙優待，銘感次骨。茲者帝制發生，某本擬涓埃圖報，何期家庭變起，鬱結憂慮，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請假赴日就醫，恐公不我許，故微行至津東渡。且某之此行，非僅爲己病計，實亦爲公之帝制前途，謀萬全之策。蓋全國士夫，翕然知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今茲時代，固矣。惟海外僑民，不諳祖國國情，保無不挾反對之心，某今赴日，當爲公設法而開導之，以鉗執議公者之口。倘有所聞見，鏘將申函鈞座，敷陳一切，伏乞鈞鑒。

老袁看畢，忍不住氣憤道：「瞞着我，潛往東洋，還要來調侃我，眞正可恨！我想你這豎子，原是刁狡極了，但要逃出老夫手中，恐還是不容易哩。」乃一面電給駐日公使陸宗輿，叫他就近稽查，隨時報告，一面密派心腹爪牙，召入與語道：「我看蔡鐸東渡，託言赴日就醫，其實將迂道赴滇，召集舊部，與我相抗，你等可潛往蒙自，留心邀截，他從海道到滇，非經蒙自不可，刺殺了他，免貽後患。」遂厚給川資，遣他們去了。是時楊度阮忠樞等，聞小鳳仙返京，即去探訪詳問蔡鐸病況，及歸國時期。小鳳仙却淡淡答道：「蔡老赴日養病，早一日好，早一日歸國，並沒有一定期間。」阮忠樞道：「聞你會同赴天津，爲何不偕往日本？」小鳳仙道：「他的結髮妻子，還要把他遣歸，何況是我呢？」阮忠樞無詞可答，遂與楊度同歸，轉報老袁，老袁道：「同去不同來，分明是有別意，但我已擺佈好了，由他去罷。」

老師授以錦囊妙計

摘錄下這一大段蔡東坡的早年之作，再加評註。首先，蔡文所記小鳳仙的籍貫不對，這是小疵。第二，則蔡松坡寄情風月，設計從袁世凱嚴密監視之下從容攜眷出走，其間過程和蔡文略有參差，需加補充訂正。第三，搜宅一幕，主使人是袁克定而非袁世凱，出面的是雷震春而非江朝宗，箇中還另有一段隱情，事後又別起一番交涉。茲且一一補記，俾中外讀者兩相對照，便不難獲知當年的真情實況。

——蔡松坡從天津回到北京，搖身一變，成為帝制的熱心贊助者之一，袁世凱非常高興，認為這是高官厚爵，籠絡羈縻，果然收到了奇效。因此，袁家班上上下下，無不將他當做自己人看待，當他們風聞梁啟超在天津將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公開發表，予老袁以當頭棒喝。袁世凱便命蔡松坡拿了二十萬元的支票，上天津訪梁，請他打消原定計劃，拿錢出洋，莫再過問北京城裏的洪憲稱帝，連台好戲。蔡松坡是走了一趟天津，但他却跟梁啟超另有密議，身攜巨額支票「辱命」而還。他向老袁報告，梁啟超其志已決，不是身為學生的他所可說服得了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果然如期發表，在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巨波，猛一下子揭穿了袁世凱的梟雄面目，對於京中擁立勸進，熱烈籌備者，無異兜頭潑了一盆涼水。梁啟超為了不使蔡松坡為難，表示他確已「懇切」的勸過自己，使蔡松坡好在袁世凱、楊度跟前交差，特地寫封信給老袁，中有語云：

「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新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共斬。」

當時，楊度曾經抱怨蔡松坡，身懷巨款，鐵羽而歸，不曾有效阻止梁啟超發表那篇長文章。蔡松坡只好報之以苦笑答道：

「人各有志，焉能相強？」

他又將楊度的抱怨，和自己的「尷尬」，寫信報告乃師梁啓超，言下之意，帶點「牢騷」。梁啓超獲信，便再演師生早已有所默契的雙簧，他直接致函楊度，十分瀟灑的言道：

「公誼不妨私交。」

蔡松坡受袁世凱之囑，跑這一趟天津，倘若他果然阻止梁啓超的文章發表，那他當然是給袁世凱及其洪憲新貴立了大功。無法阻止而坦然回京覆命，更適足以證明他對老袁的「忠心耿耿，一味跟進」。因此，由於師生二人的雙簧戲做工着實佳妙，袁世凱和他的洪憲新貴，便益發被梁蔡瞞得踏踏實實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老袁對蔡松坡的監視，遂而漸漸的鬆弛，更談不上對蔡松坡起任何懷疑。所以，當袁世凱的寵倭，以侄自居的袁乃寬告密，引起袁世凱下令搜查蔡宅，這個說法確是想當然耳，說什麼也不能夠站得住腳的。

正因為袁世凱和洪憲新貴們對蔡松坡鬆弛了戒備，蔡松坡自己也整天和那般洪憲新貴們混在一起，方使他能够在北京城裏，老袁身傍，仍然暗中的和西南當局祕密連絡，部署護國討袁的反帝制之戰。四年十月，洪憲稱帝的鑼鼓已經敲得震天價響，北京、上海等地，紛紛的組織了請願團，請袁世凱速正大位，無負「兆民囑望」，籌安會，商會、教育界、女界、社政會請願團之外，連北京的乞丐，人力車伕也湊起了熱鬧，組團請願，捧捧老袁。北平妓院，八大胡同，自大清覆亡，民國鼎革以後，原已一落千丈，門巷冷落，直到洪憲事起，由袁克定以次一般帝制顯要胡天胡帝，流連花叢，這才有了急管繁絃，生涯鼎盛的興旺氣象。因此，真心擁袁的倒是那些生張熟魏，送往迎來的堂子姑娘。從而就鬧出了大笑話，由袁克定的相好花元春領「銜」，北京的妓界，居然也上了一份請願書，恭請老袁登基。

窘煞了太子與伶王

民國四年十月，袁世凱正本清源，雙管齊下，排除他洪憲稱帝的大障礙，一面下令停止雙十節國慶一切紀念慶祝宴會，悍然表示中華民國已不復存在，一面派五路財神梁士詒，步軍統領江朝宗爲專使，一文一武，一個紅臉一個白臉，上清宮要求廢帝溥儀取銷帝號，做袁世凱的臣民，以免「天有二日，民有二主」。當時隆裕太后已薨，溥儀也祇十二歲，清宮內由瑾太妃、瑜太妃主持，外以世續，載灃當家，梁江二人和世續一談，世續難免要提起一年四百萬兩銀子的優待問題。惱了江朝宗，當場就要飽世續以老拳，於是又由梁士詒出面勸和，方始解決了此一問題，雙雙回去向老袁覆命。

就在這個時候，蔡松坡的家庭糾紛擴大，其實這又是他們母子、夫妻之間演給外人看的雙簧戲。元配夫人劉俠貞阻止蔡松坡天天眠花宿柳，在小鳳仙的香閨沉迷留連，蔡松坡「不甘示弱」，公然宣稱他要和小鳳仙娶回家裏來。於是劉氏夫人越發大哭大鬧，她口口聲聲的提出抗議：

「你果真如此，那麼，我讓她好了，我馬上就回南邊去！」

言次，果真收拾行李要走。劉氏夫人「不惜」與所夫決裂，蔡老太太便開始「站到兒媳婦的那一邊」。她推說嚴多將屆，北京太冷，老年人喫它不消，也要跟着媳婦回南。蔡松坡的反應是「無可奈何」，於是，太夫人 and 劉夫人首先雙雙逃出虎口。

頭一批家眷先走，蔡錫跟西南建立了上聯絡，跟棉花胡同蔡宅十月十四日被搜，這三件事湊在一起，純粹是巧合，其中並無可資聯貫的線索，但却很容易被人聯想在一起。十月初，西南要人戴戡、王伯羣雙雙晉京。戴戡原名戴桂齡，字循若，貴州人，曾赴日本習手工業，在河南法政學校當過總辦，後來到雲南獲識唐繼堯，

民元唐繼堯督黔，戴任都督府參贊，黔中觀察使，二年六月陞任民政長，巡按使，四年奉袁世凱之召，十月入京，担任參政。王伯羣籍隸貴州興義，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生，日本中央大學政經系畢業，曾主持上海大共和報，民五討袁之役爲川黔代表，其後曾任大夏大學校長，交通部長，貴州省長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執行委員。他們兩人到北京後，戴戡留下，與蔡松坡不時密商，王伯羣則身攜蔡松坡的密函，迅即南下直入雲南，代蔡松坡和唐繼堯切取連絡。行前，他和戴戡、陳啓銘等特地穿上大禮服合攝一影，並在照片正面題上：

「不成功，卽成仁！」

凡此，對於袁世凱及其洪憲新貴來說，都是一無所知，渾然不覺的。

十月十四日蔡松坡在北京的棉花胡同被軍警搜查，完全是偶然事件。而且是洪憲太子袁克定在柏林墮馬受傷，腦震盪後，神經不正常，一時過於衝動所致。起因是這一天蔡松坡照例到新華宮爲袁克定授課，他一脚踏進書房，就看見袁克定正攪着兩個像姑紅伶，梅蘭芳和王蕙芳，正在白晝嫖狎，動作之下流，簡直不堪入目。梅蘭芳和王蕙芳一見蔡松坡到，羞得無地自容，拾起中衣就跑。蔡松坡不由得也動了怒，他便板下臉來，很教訓了袁克定幾句，命他以爲舉止要放尊重些，免得貽人口實，說他如何如何的放恣失德。幾句重話說過了以後，蔡松坡氣沖沖的，扭頭就走。

住宅被搜有段內幕

袁克定當年三十一歲，他比蔡松坡小三歲而已，何況他當時早以東宮太子自居，目空四海，目高於頂，連馮國璋、段祺瑞、陳宦向他行跪拜禮，他都大喇喇的坐而受之，他的倨傲侮慢已使北洋武將離心離德，不惜誓死反對帝制，以免將來大爺接位日子不好過。蔡松坡誠然是他的老師，但是年齒相若，論地位雙方又差得太

遠。學生錯不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男妓相狎，可是做老師的「迷戀」小鳳仙，不是把老母親和太太都氣走了嗎？何況平時大夥兒一齊逛胡同，打茶園，老師又幾曾正經八百，道貌岸然了來？袁克定從而老羞成怒，一則嗔怪蔡松坡不該敗人「好事」，打斷了他的興，二來「大爺」平生沒受過誰的當面教訓。他這一氣之下，便「氣令智昏」，把往先的籠絡羈縻功夫一概付之東流，他撥一個電話給老袁手下的特工頭兒，軍警執法處處長，北平城裏恐怖魔王，他的親家雷震春。

雷震春得令，當然不敢怠慢，於是，十月十四日之夜，當蔡松坡正在雲吉班裏和小鳳仙卿卿我我，他的棉花胡同住宅便被大隊軍警破門而入，聲勢汹汹，如狼如虎的加以搜查。

第二天早晨蔡松坡回寓，聽說了昨夜有此驚人的一幕，他再也想不到這新華宮裏和他公然翻臉的先兆，居然出之於袁克定的洩憤報復，總以為自己的祕密已被老袁偵破，因而他登時便有悚悚自危之感。可是爲了表示自己理直氣壯，他還不得不掛電話給雷震春嚴詞質問，請予查辦。雷震春任務已了，也覺得犯不上再給蔡松坡難堪，免得他到老袁跟前丟出來告一狀，他極口道歉，並且聲聲的說這是誤會，後來他還煞有介事的在十七日便槍斃了一名「冒充軍警，企圖搶劫」的吳寶鎰。

洪憲帝制終告失敗，袁世凱羞憤致卒，在洪憲新貴的說法有兩大因素，一是蔡松坡雲南起義，護國討袁，一是北洋舊人，以段祺瑞爲首在猛抽袁世凱的後腿。此所以，往後袁克定隱居津門，韜光養晦，他的二妹夫薛觀瀾，還曾跟他開過玩笑，說是：

「大哥，你當年應該專攻一門心理學，那您的好朋友蔡松坡，跟您的勁敵段芝泉（祺瑞），他們豈不無所施其技了嗎？」

袁克定明知他是挖苦自己對付蔡松坡過於莽撞，他只好苦笑不答。

南鵬北花緣成一夢

住宅被搜，蔡松坡認爲自己應該從速脫離虎口，否則就要遭老袁的毒手。他不會想到老袁果若對他起疑，以他的老奸巨猾，心黑手辣，決不會施出這種打草驚蛇的笨拙手段，老袁也無從想像蔡松坡會薄太子太師，陸軍總長而不爲，只求爲國民爭人格。十一月初，蔡松坡託病赴津，住進日本共和醫院，十一月底袁世凱因爲登基在即，派人赴津探疾，請他早早回去。蔡松坡居然就當天出院，返京銷假，使袁世凱私衷頗慰。十二月一日蔡松坡攜小鳳仙漫遊街頭，臨近前門車站，轉了個彎，神不知鬼不覺的登上一列三等車。

蔡松坡歸而復去，確使袁世凱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他派蔣百里（方震）到天津探問究竟。蔡松坡却請蔣百里帶一張醫師診斷書給老袁，證明他確實有病。同日，他便派人護送他的如夫人潘氏，和長子蔡崑離津赴港。然後，他再到梁啓超的津寓師生話別。十二月二日晚上，他便穿上和服，用日本姓名搭乘山東丸客輪直駛日本，在船上他給朋友寫了一封信，在信上說：

「……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吾人今日處茲亂世，認定一事於道德良心均無悖逆，則應放胆做去，無所顧怯，所謂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由日本轉港入滬，起義護國，北上討袁。蔡松坡終於成爲了護國軍神，舉世聞名的英雄人物，然而大功告成，他的喉疾已成不治之症，終於病逝日本福岡醫院。曾有好事的文人，代留在故都的小鳳仙，作了兩副膾炙人口的輓聯。

其一：

不幸周郎竟短命，

蔡松坡鳳仙戀

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
幾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然而實際上小鳳仙却因為蔡松坡的一度垂青而豔名大噪，成了京師名妓。湖南人隆世儲在廣東當到了高雷鎮守使，晉升中將，獲二等文虎章，特地晉京覲見黎大總統黎元洪，他便特地央人介紹小鳳仙，盡力報效，兩情繾綣。據小鳳仙說：隆將軍在她身上所花的錢，在蔡將軍的十倍以上。隆世儲自己則到處逢人就誇耀，以小鳳仙和他也有過萍水緣，使他能為松坡將軍的同靴弟兄而備感榮寵。蔡松坡死後光顧小鳳仙的，大都出於這一種心理。祇是，隆世儲從北京回到廣東，旋不久便陣亡。原介紹人將此消息知會小鳳仙時，伊人却置之淡然，無動於衷，可見她和隆世儲是祇有緣而並無情可言。